那一片魂牵的土地

■ 邓梅坚

要说中国去哪里看梯田,当然首选龙脊。要说高州哪里看梯田,当然首选古丁。要说哪里最近看梯田,当然是夫家大福山。要说哪里的稻田最让我魂牵,却是娘家的那片土地。

那是一片神奇而宽广的土地,广阔的田野里,种有水稻、甘蔗、番薯、辣椒、果树,还有荷花池、几块鱼塘、纵横交错的水坑,远处还有两个一高一低的小泥坡。就是这样一片土地,让我魂牵梦萦。

我家从来没有养过牛,所以我也不用去放牛。我羡慕那些可以放牛的小伙伴,因为他们可以一边放牛,一边在田野里捉迷藏、跳绳,偶尔还会捉泥鳅、焗番薯。这让我觉得原来放牛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时,我就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央求那些小伙伴让牛绳给我牵一牵。抓住牛绳沿着田野的水坑、田基走一走,我就当过一过放牛的瘾。隔壁有个傻大姐叫阿红妹,因为母亲遗传的原因,她的智力也有点不正常,大家叫她"阿憨红",但她对我很好。她家有个大水牛,有时,我就跟在她的身后去放牛。我个子小,阿红妹就会抱我上去,然后牵着牛,慢慢地在田野里走一圈。如果牛有时走快一点,或者扬扬蹄子,阿红妹就会大喝一声,或者不客气地给它一鞭。玩累了,又小心翼翼地把我抱下来,赶着牛走开。她的智力虽比不上常人,却拥有一颗友善的心,给了我童年别样的温暖和快乐。

这一片土地如此宽广,收割完之后,稻田里面还有不少落剩的稻穗,除了放牛,还可以用来放鸭、放鹅。我家就曾有一群鸭,一般早上放出去,傍晚遛一遛,它们自己就会回来。但有一天傍晚,还迟迟不见鸭影。田野很大,我们分头去找都找不到。母亲从菜地回来,知道后,心急火燎地带着我和弟弟到处找寻。找了很久,那一群鸭子依然毫无踪影。后来,去到了很远的渠口番薯地,才听到了"嘎嘎嘎"的鸭叫声。但走上前去,依然也找不到,再绕一个弯,原来那一群鸭就在番薯地不远的水坑里面呛水呢。母亲说:"谢天谢地,找回这一群鸭,你们的伙食有着落了!"

再大一点,我和弟弟也要下地干活了,父母给我们各自准备了一把小镰刀。一开始,我的手板小,只能张开手掌,正手抓一把禾秆,然后用镰刀,拉锯似地拉扯,一根一根的割断。父亲看到我的笨样子,觉得非常可笑,就取笑说:"像你这样割禾,年晚都未能吃上饭。"母亲笑着走过来,手把手地教我:"傻妹,这样割才行——看这里,反手抓一把禾秆,然后用力一拉——看,就这样。当然啦,脚要注意分开,不要割到脚。"

父亲又在一旁打趣说:"你可要注意啦,不要禾没有割成,却割下一块肉,给我们今晚加菜呀!"

我一边听着,一边实践,慢慢地,我割禾的速度加快了。有些时候,我和弟弟还进行比赛,看看谁割的禾最快、最多,最先割到田基边就为赢。这样的比赛,为枯燥、繁重的劳作,增添了一些乐趣。这时,母亲依然挥动着镰刀,或者在有节奏地踩着打禾机。而父亲偷空蹲在田基上,抽着一把矿泉水瓶制成的简单水烟筒,一边乐滋滋地看着我们割禾,做我们的裁判。

每一个劳作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无论是割禾,还是挑秧、插田。有时,我很想挺直自己稚嫩的腰板,居然觉得有些困难。当你挑着一担秧苗走过窄小的田基,脚下踩着有些打滑的草泥,你会觉得原本短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我挑过一担秧苗滑倒在水坑里,溅了半脸的泥水,弄脏了衣裤,连刘海的头发也弄脏了。跌倒了怎么办?只能快速地爬起来,用混浊的水坑水洗一把脸,捋一捋自己的头发,然后咬着牙挑起担子继续前行。

到现在隔了这么久,我还记得压在我肩膀上的重担,还记得中午火辣辣的太阳,还记得晒得有点滚烫的水田,还记得自己沉重的弯腰。倔强的我,就是这样对抗着艰苦生活的磨炼。是劳作,让我体会了农人的辛苦,生活的艰辛,也让我学会了坚强和坚持,更激发了我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勇气和斗志。

当然,无论走得多远,我永远记得,我是农民的女儿,我爱这一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一艘老渔船

(外一首)

■ 梁秀媛

在辽阔的大海边
有一艘被废弃的老渔船
静静地伫立在沙滩上
风吹日晒,日月侵蚀
它经历了岁月的磨难
从它身上的沧桑
可以推断它年代的悠久
它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孤独地守望着大海

虽然它满身的铁锈和尘埃
可人们还是喜欢在它的身上爬滚
甚至在它的头顶上嬉戏
它总是安详地任人踩踏
因为
承受也是一种生命的价值
如果连承受的能力都丧失了
那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稻田

十月的风吹过稻田
所有的稻穗都笑了
它们笑弯了腰
笑成了金黄的地毯
笑成了一片海
笑成了一地金子
……

夕阳也笑了
它给田野编织了金灿灿的绸缎
一直铺展到天边
风儿也笑了
它高兴地吟起了小诗
草儿也笑了
它欢快地舞蹈起来
农民伯伯也笑了
他们哼起了幸福的小曲子
在田埂穿梭,心里想着
给这美丽的画卷
添上一笔丰收的色彩

渔船靠岸。
柯丽云 摄

家乡的茶园(外一章)

■ 闵永祥

浓稠的翠绿,一寸一寸扑入我的眼眸。

剑江两岸,浩大的青翠托举一座云山雾海茶园,托起纯净辽阔的绿,与惬意。

站在螺蛳壳观景台,清香扑鼻而来。

茶树的每一片叶子,安静又雀跃,清风稍稍撩拨,叶子就欢欣异常,像藏着一个飞翔的梦想,随时想奔赴远方。

在茶园,茶树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每一片茶叶都心怀远方。所有的叶子都被鸟鸣洗过,所有的叶子都带着童真,被清风和蝴蝶抚弄,舞姿蹁跹。

在观景台,手把一盏香味袅绕的茶,慢慢品味,惬意非凡。

不经意时,飘来布依族姑娘原生态的歌声,歌声里布依民族风情韵味悠长,唱腔抑扬顿挫,打腔酣畅淋漓。姑娘拘谨和幼稚的容貌,腼腆的笑容,让那青春的容颜更加娇艳。

歌声点亮山水,茶香点化心灵。

这样的美妙让人确信,清风走过,清风就有了思念,流水淌过,流水就有了远方。

家乡的茶美,别有一番韵味。它们正随剑江水奔赴远方,在人们的舌尖流连,在人们的心头回荡……

喝都匀毛尖

一片一片茶叶,在沸水中渐渐舒展身姿。冬的隐忍春的生机,也在水中慢慢释放。

布依族山歌在杯沿荡漾,采茶姑娘的手留有余香,家乡茶山的故事与传说站立起来,随茶的香气飘升。一首布依族茶歌,清香,辽远。

一片一片茶叶,在滚烫的透明里,翻腾、幻化,倒映出家乡叠嶂的山峦,一幅别致的山水水墨画,精彩呈现。

面对一杯都匀毛尖茶,看一眼,是青山绿水的影子,闻一闻,是一掬芳魂在清澈透明里洇延馥芬。

轻轻呷一口,我的意象纷飞,青翠串着星光与鸟鸣,交替呈现。

浓浓的芳香,飘溢。带着我的思绪飘升,飞翔……

一股浓浓的乡愁滋味漫溢。时间,从容走过。

再轻呷一口,家乡梦牵魂绕的山水,就这样浩荡占领一位游子的心尖,不再离去。

我们的抄歌本

■ 丁思宁

前段时间,在收拾杂物时,无意间翻出两本破旧发黄的抄歌本。记忆的阀门瞬间被打开,曾经熟悉的音乐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我们尘封多年的中小学年代,再度鲜活。

抄歌本,对于70、80甚至90后来说都是的美好回忆。

抄歌本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装修",这种煞费苦心的程度,绝不亚于现在人们装修心爱的新房子。风格五花八门:简约风、复古风、现代风……有的还会根据歌的意境的不同,设计出相应的抄写方案,力求做到情景交融。字体也追求多元化:有楷书、行书、草书……抄歌本的空白处往往被贴上歌手或明星的照片,歌曲和照片相一致则更佳,如《爱如潮水》贴的是张信哲,而《月半小夜曲》就非李克勤莫属了。那时候,我以文艺青年自诩,为避免和同学们"撞衫",特意在扉页摘抄了席慕蓉的《给你的歌》,一打开就看到那句"而在蓦然回首的痛楚里,亭亭出现的是你我的华年!"颇有一种自以为超尘脱俗的自我陶醉。

抄的歌曲因人而异。喜好摇滚的抄《一无所有》,喜欢武侠的抄《沧海一声笑》……无论是港台流行歌曲、内地经典老歌,还是欧美的英文金曲,只要我们喜欢,就会发挥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精神,照抄不误。当时,四大天王和米高·杰克逊等早已红遍大江南北,他们的歌旋律动人歌词优美,抄歌则让我们对他们的作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受,开启了我们对流行音乐追随的大门。

那时候,作为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我们不敢踏足KTV那样的高消费场所,只能捧着抄歌本自娱自乐。每有闲暇,就和同学,把抄歌本一页页地翻开,一首首地清唱,哪怕唱跑了调,也会开心地笑成一团。当时不少的少男少女们情窦已开,却大多羞于启齿只是偷偷暗恋,唱歌就成了一种传情达意的方式。有的人故意坐在暗恋对象的背后放声高歌,暗戳戳地表白。《喜欢你》这首歌,是当之无愧的"表白神曲"。

那时候我们沉迷于抄歌,尽管被父母斥之为不务正业,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李斯特曾经说过:"音乐是不假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的火焰"。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是那样——我们用郑智化的《水手》来激励彼此前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用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依依惜别:"面带着微微笑,用力地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那时的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本本抄歌本子,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生活和情感的美好幻想。历尽千帆才发现:当年所抄写的每一个字符下,都曾经埋藏一颗颗热烈、敏感而柔韧的心灵。

上大学之后,我们虽告别了中学的忙碌,却在社团活动中忙得不可开交,同时随着生活费的增多,KTV不再遥不可及,我们偶尔也能进去一展歌喉了,抄歌的时间和必要都已荡然无存,抄歌本就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尘封在少年时期了。

现在抄歌本再现,曾经静好的时光、最初的模样、意气风发的青春,都穿越过时间的长河,缓缓流淌而来。我手拿抄歌本久久不舍放回原位,我仿佛看到一群青涩明朗的少年逆着星光走来,个个捧着抄歌本,用歌声歌唱青春和表达爱情,是那样的清晰、纯粹而美好。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